

四大名著 名家点评

三國演義

下
册

罗贯中 著
毛纶 毛宗岗 点评



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

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令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

“一震之威，乃至于此。”只淡淡一语，轻轻混过，妙在有意无意之间，岂真学小儿掩耳缩颈之态耶？

淡泊宁静之语，是孔明一生本领。淡泊则其人之冷可知，宁静则其人之闲可知。天下非极闲极冷之人，做不得极忙极热之事。后来自博望烧屯以至六出祁山，无数极忙极热文字，皆从极闲极冷中积蓄得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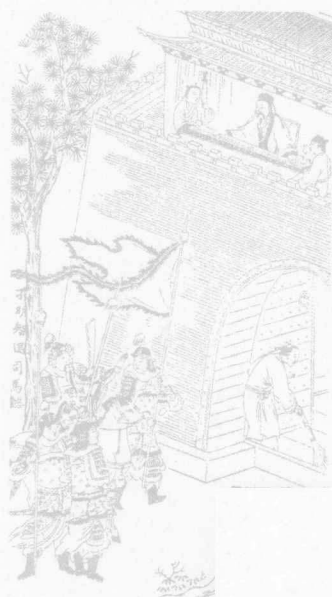
四大名著 名家点评

三国演义

下册

罗贯中 著

毛纶 毛宗岗 点评



目 录



第 一 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1
第 二 回	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	7
第 三 回	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	13
第 四 回	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卓孟德献刀	18
第 五 回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23
第 六 回	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	29
第 七 回	袁绍磐河战公孙 孙坚跨江击刘表	34
第 八 回	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董太师大闹凤仪亭	39
第 九 回	除凶暴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李傕听贾诩	44
第 十 回	勤王室马腾举义 报父仇曹操兴师	50
第 十 一 回	刘皇叔北海救孔融 吕温侯濮阳破曹操	55
第 十 二 回	陶恭祖三让徐州 曹孟德大破吕布	61
第 十 三 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杨奉董承双救驾	66
第 十 四 回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郡	72
第 十 五 回	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	79
第 十 六 回	吕奉先射戟辕门 曹孟德败师清水	87
第 十 七 回	袁公路大起七军 曹孟德会合三将	94
第 十 八 回	贾文和料敌决胜 夏侯惇拔矢啖睛	99
第 十 九 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门楼吕布殒命	104
第 二 十 回	曹阿瞞许田打围 董国舅内阁受诏	113
第 二 十 一 回	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	118
第 二 十 二 回	袁曹各起马步三军 关张共擒王刘二将	124
第 二 十 三 回	祢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	131
第 二 十 四 回	国贼行凶杀贵妃 皇叔败走投袁绍	138
第 二 十 五 回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	143
第 二 十 六 回	袁本初败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	149
第 二 十 七 回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	154
第 二 十 八 回	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	160
第 二 十 九 回	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	168
第 三 十 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175

第三十一回	曹操仓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刘表	182
第三十二回	夺冀州袁尚争锋	决漳河许攸献计	188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乱纳甄氏	郭嘉遗计定辽东	195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听密语	刘皇叔跃马过檀溪	201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隐沦	单福新野遇英主	207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计袭樊城	元直走马荐诸葛	212
第三十七回	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草庐	217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决策	战长江孙氏报仇	224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	231
第四十回	蔡夫人议献荆州	诸葛亮火烧新野	237
第四十一回	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	243
第四十二回	张翼德大闹长坂桥	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251
第四十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	256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	263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蒋干中计	269
第四十六回	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	276
第四十七回	阚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	282
第四十八回	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	287
第四十九回	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	292
第五十回	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	299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	304
第五十二回	诸葛亮智辞鲁肃	赵子龙计取桂阳	310
第五十三回	关云长义释黄汉升	孙仲谋大战张文远	316
第五十四回	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续佳偶	322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	328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	333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龙吊丧	耒阳县凤雏理事	339
第五十八回	马孟起兴兵雪恨	曹阿瞞割须弃袍	345
第五十九回	许褚裸衣斗马超	曹操抹书间韩遂	351
第六十回	张永年反难杨修	庞士元议取西蜀	357

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瞞	365
第六十二回	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	371
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	377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阜借兵破马超	383
第六十五回	马超大战葭萌关	刘备自领益州牧	389
第六十六回	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	396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汉中地	张辽威震逍遥津	402
第六十八回	甘宁百骑劫魏营	左慈掷杯戏曹操	408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辂知机	讨汉贼五臣死节	414
第七十回	猛张飞智取瓦口隘	老黄忠计夺天荡山	420
第七十一回	占对山黄忠逸待劳	据汉水赵云寡胜众	426
第七十二回	诸葛亮智取汉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432
第七十三回	玄德进位汉中王	云长攻拔襄阳郡	437
第七十四回	庞令名抬榱决死战	关云长放水淹七军	443
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	448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	453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	458
第七十八回	治风疾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	464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	470
第八十回	曹丕废帝篡炎刘	汉王正位续大统	475
第八十一回	急兄仇张飞遇害	雪弟恨先主兴兵	481
第八十二回	孙权降魏受九锡	先主征吴赏六军	486
第八十三回	战猊亭先主得仇人	守江口书生拜大将	492
第八十四回	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	499
第八十五回	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505
第八十六回	难张温秦宓逞天辩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512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兴师	抗天兵蛮王初受执	518
第八十八回	渡泸水再缚番王	识诈降三擒孟获	524
第八十九回	武乡侯四番用计	南蛮王五次遭擒	529
第九十回	驱巨兽六破蛮兵	烧藤甲七擒孟获	535

第九十一回	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	543
第九十二回	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智取三城	550
第九十三回	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	556
第九十四回	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马懿克日擒孟达	562
第九十五回	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	568
第九十六回	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	575
第九十七回	讨魏国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维诈献书	580
第九十八回	追汉军王双受诛	袭陈仓武侯取胜	586
第九十九回	诸葛亮大破魏兵	司马懿入寇西蜀	592
第一百回	汉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斗阵辱仲达	599
第一百一回	出陇上诸葛妆神	奔剑阁张郃中计	605
第一百二回	司马懿占北原渭桥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	612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马受困	五丈原诸葛亮禳星	619
第一百四回	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626
第一百五回	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	631
第一百六回	公孙渊兵败死襄平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	638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归司马氏	姜维兵败牛头山	644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奋短兵	孙峻席间施密计	650
第一百九回	困司马汉将奇谋	废曹芳魏家果报	655
第一百十回	文鸯单骑退雄兵	姜维背水破大敌	660
第一百十一回	邓士载智败姜伯约	诸葛亮诞义讨司马昭	665
第一百十二回	救寿春于诠死节	取长城伯约鏖兵	670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计斩孙琳	姜维斗阵破邓艾	675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驱车死南阙	姜维弃粮胜魏兵	681
第一百十五回	诏班师后主信谗	托屯田姜维避祸	686
第一百十六回	钟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显圣定军山	691
第一百十七回	邓士载偷渡阴平	诸葛亮瞻战死绵竹	696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庙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争功	702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计成虚话	再受禅依样画葫芦	707
第一百二十回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714

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瞞

取川者，玄德之心也。然乘刘璋之来迎而袭杀之，以夺其地，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此玄德之所不欲为也。庞统以此劝之，劝之不从，而欲自行之。若孔明处此，必不然矣。是以庞统之智，虽不亚于孔明，而用谲而不失其正，行权而不诡于道，则孔明又在庞统之上与！

英雄一生，出色惊人之事，不可多得，得其一，便可传为美谈。今偏不止一番，却有两番，则子龙之截江夺阿斗是也。美云长者，但称其单刀赴会，而不知已有油江赴会之事以为之前焉；美子龙者，但称其长坂救主，而不知又有截江夺主一事以为之后焉。尝历观前史，求其出色惊人者，或代止有其一人，人止有其一事，孰有应接不暇如三国者乎？然则既读《三国》，虽有他书，不敢请矣。

孙夫人在荆，刘备得以孙权之母牵制孙权；若使阿斗入吴，孙权又将以刘备之子牵制刘备矣。英明如夫人，岂不知东吴取阿斗之意，而乃欲携之以归耶？国太病而取夫人，似也；其取阿斗则非国太之意可知也。取阿斗非国太之意，则取夫人亦未必为国太之意可知也，而夫人曾不察焉。然则由前而观，不愧为女丈夫；由后而观，依然女子之见耳。

荀彧之死，或以杀身成仁美之者，非也。初之劝操取兖州，则比之于高、光；继之劝操战官渡，则比之于楚、汉。凡其设策定计，无非助操僭逆之谋。杜牧讥其教盗穴墙发柜者，诚为至论矣。既以盗贼之事教之，后乃忽以君子之论谏之，何其前后之相谬耶？盖彧之失在从操之初，而欲盖之以晚节，毋乃为识者所笑！

父兄创业以貽子弟固难，子弟能承父兄之业尤难。当曹操讨董卓之时，与孙坚并列，权特操之后辈耳。操之言曰：“生子当如孙仲谋。”隐然以前辈自居，而以晚辈目权也。然袁术以年少轻孙策，而曹操正以年少重孙权。此老奸识英雄之眼，又非他人可及。

孙权之击合肥，宋谦死焉，太史慈又死焉。至于濡须而独能屡胜，何也？盖东吴之兵，长于自守而短于攻取。合肥攻取之兵也，濡须则自守之兵也。以攻取，则一城不能拔；以自守，虽四十万之众，可以却之。其亦长短之势有异乎？

前卷与后卷，皆叙玄德入川之事，而此卷，忽然放下西川，更叙荆州，放下荆州，更叙孙权，复因孙权夹叙曹操。盖阿斗为西川四十余年之帝，则取西川为刘氏大关目，夺阿斗亦刘氏大关目也。至于迁秣陵，应王气，为孙氏僭号之由；称魏公，加九锡，为曹氏僭号之本。而曹操梦日，孙权致书，互相畏忌，又鼎足三分一大关目也。以此三大关目，为此书半部中之眼。又妙在西川与荆州分作两边写，曹操与孙权合在一处写，叙事用笔之精，直与腐史不相上下。



却说庞统、法正二人劝玄德就席间杀刘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决不可行。”二人再三说之，玄德只是不从。次日，复与刘璋宴于城中，彼此细叙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庞统与法正相议曰：“事已如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剑，乘势杀刘璋。如范增之遣项庄。延遂拔剑进曰：“筵间无以为乐，愿舞剑为戏。”庞统便呼众武士入，列于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刘璋手下诸将见魏延舞剑筵前，又见阶下武士手按刀靶，直视堂上，从事张任亦掣剑舞曰：“舞剑必须有对，某愿与魏将军同舞。”如项伯之对项庄。二人对舞于筵前。魏延目视刘封，封亦拔剑助舞，于是刘瑁、冷苞、邓贤各掣剑出曰：“我等当群舞，以助一笑。”鸿门宴上舞剑，只有二人，今却有无数项庄、项伯，更是奇绝。玄德大惊，急掣左右所佩之剑，立于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饮，并无疑忌，又非鸿门会上，何用舞剑？不弃剑者立斩。”刘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带刀！”命侍卫者尽去佩剑。众皆纷然下堂。玄德唤诸将士上堂，以酒赐之，鸿门宴上止赐樊哙卮酒，今却有无数樊哙，更是奇绝。曰：“吾弟兄同宗骨肉，共议大事，并无二心，汝等勿疑。”诸将皆拜谢。刘璋执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人欢饮，至晚而散。玄德归寨，责庞统曰：“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今后断勿为此。”庞统、法正之谋太急，不如玄德之缓。急则不免于忍，缓则不失为仁。统嗟叹而退。

却说刘璋归寨，刘瑁等曰：“主公见今日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后患。”刘璋曰：“吾兄刘玄德非比他人。”众将曰：“虽玄德无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并西川，以图富贵。”从来帝王事业，多是手下人成之。璋曰：“汝等无间吾兄弟之情。”遂不听，日与玄德欢叙。忽报张鲁整顿兵马，将犯葭萌关。刘璋便请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领诺，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关去了。众将劝刘璋令大将坚守各处关隘，以防玄德兵变。为后文取涪关张本。璋初时不从，后因众人苦劝，乃令白水都督杨怀、高沛二人，守把涪水关。刘璋自回成都。玄德到葭萌关，严禁军士，广施恩惠，以收民心。玄德不欲遽杀刘璋，亦为收民心故耳。先收民心而后取西川，此是玄德主意。

早有细作报入东吴，吴侯孙权会文武商议。顾雍进曰：“刘备分兵远涉山险而去，未易往还，何不差一军先截川口，断其归路，后尽起东吴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之机会也。”此计但说得好听，须知荆州有孔明、关、张、赵云守之，未易得下也。权曰：“此计大妙。”正商议间，忽屏后一人大喝而出曰：“进此计者，可斩之。欲害吾女之命耶？”刘表屏风后之一人，是玄德难星；孙权屏风后之一人，是玄德救星。众惊视之，乃吴国太也。国太怒曰：“吾一生惟有一女，嫁与刘备。今若动兵，吾女性命如何？”前为孙夫人不欲杀玄德，今又为孙夫人不欲取荆州。因叱孙权曰：“汝掌父兄之业，坐领八十一州，尚自不足，乃顾小利而不念骨肉。”孙权喏喏连声，答曰：“老母之训，岂敢有违！”遂叱退众官。国太恨恨而入。孙权立于轩下，自思：“此机会一失，荆襄何日可得？”孙权此时，还该埋怨周郎。正沉吟间，只见张昭入，问曰：“主公有何忧疑？”孙权曰：“正思适间之事。”张昭曰：“此极易也。今差心腹将一人，只带五百军，潜入荆州，下一封密书与郡主，只说国太病危，欲见亲女，若国太听得咒他，又当着恼。



取郡主星夜回东吴。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带来。那时玄德定把荆州来换阿斗。前日折了一个夫人，今日却要赢他一个公子。如其不然，一任动兵，更有何碍？”权曰：“此计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胆量，自幼穿房入户，多随吾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漏泄，只此便令起行。”于是密遣周善将五百人，扮为商人，分作五船，后来吕蒙亦使人扮作客商，今却于此处先有一引子。更诈修国书，以备盘诘，船内暗藏兵器。周善领命，取荆州水路而来。

船泊江边，善自入荆州，令门吏报孙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书。夫人见说国太病危，洒泪动问。不是太太要归神，却是哥哥会捣鬼。周善拜诉曰：“国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迟，恐不能相见，就教夫人带阿斗去见一面。”阿斗不是孙夫人养的，既非国太亲外孙，如何要见？只此便可知其掉谎。夫人曰：“皇叔引兵远出，我今欲回，须使人知会军师，方可以行。”周善曰：“若军师回言道，须报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辞而去，恐有阻当。”周善曰：“大江之中，已准备下船只，只今便请夫人上车出城。”孙夫人听知母病危急，如何不慌？便将七岁孩子阿斗载在车中，昔日长坂坡前，亏了一个死夫人保来；今日荆州城里，几被一个活夫人取去。随行带三十余人，各挎刀剑上马，离荆州城，便来江边上船。府中人欲报时，孙夫人已到沙头镇，下在船中了。

周善方欲开船，只听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开船，容与夫人钱行。”视之，乃赵云也。来得突兀。○阿斗曾做赵云怀中之物，今日此去，如取诸其怀而夺之矣。原来赵云巡哨方回，听得这个消息，吃了一惊，只带四五骑，旋风般沿江赶来。前吴将追夫人是旱路，今子龙追夫人是水路；前是以旱追旱，今是以旱追水；前有六将，今只一人。周善手执长戈，大喝曰：“汝何人，敢当主母？”叱令军士一齐开船，各将军器出来，摆列在船上。风顺水急，船皆顺流而去。赵云沿江赶叫：“任从夫人去，只有一句话拜禀。”周善不睬，只催船速进。赵云沿江赶到十余里，忽见江滩斜缆一只渔船在那里。赵云弃马执枪，跳上渔船，只两人驾船前来，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赶。渔船只取得鱼，今却借他取一小龙，可谓小材大用。周善教军士放箭，赵云以枪拨之，箭皆纷纷落水。离大船悬隔丈余，吴兵用枪乱刺。赵云弃枪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剑在手，分开枪棚，望吴船涌身一跳，早登大船。此一跃之功，抵得长坂数十战。吴兵尽皆惊倒。

赵云入舱中，见夫人抱阿斗于怀中，若非昔日在子龙怀中，安得今日在夫人怀中？喝赵云曰：“何故无礼？”云插剑声喏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军师知会？”夫人曰：“我母亲病在危笃，无暇报知。”云曰：“主母探病，何故带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荆州，无人看觑。”云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这点骨血，极似糜夫人对子龙语。小将在当阳长坂坡百万军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将去，是何道理！”由得他说，说得嘴响。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帐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云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辄入船中，必有反意。”宛然是昔日叱喝徐盛、丁奉面孔。云曰：“若不留下小主人，总然万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掣，子龙前番救阿斗，是杀着男将；今番夺阿斗，却撞着女兵。被赵云推倒，就怀中夺了阿斗，抱出船头上。何等爽快。欲要傍岸，又无帮手，欲要行凶，又恐碍于道理，进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夺阿斗。赵云一手抱定阿斗，前做了男赠嫁，今却

做了雄乳娘。一手仗剑，人不敢近。周善在后梢挟住舵，只顾放船下水，风顺水急，望中流而去。赵云孤掌难鸣，只护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

正在危急，忽见下流头港内一字儿排出十余只船来，船上磨旗擂鼓。赵云自思：“今番中了东吴之计。”不独子龙着急，读者至此，亦替子龙着急。只见当头船上，一员大将手执长矛，高声大叫：“嫂嫂留下侄儿去。”先闻其声。原来张飞巡哨，听得这个消息，急来油江夹口，正撞著吴船，急忙截住。后见其人。当下张飞提剑跳上吴船，周善见张飞上船，提刀来迎，被张飞手起一剑砍倒，提头掷于孙夫人前。一颗人头，权当叔叔饯行之礼。夫人大惊曰：“叔叔何故无理？”张飞曰：“嫂嫂不以俺哥哥为重，私自归家，这便无理！”快人快语。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报，须误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愿投江而死。”张飞与赵云商议，若逼死夫人，非为臣下之道，只护着阿斗过船去罢。前日夫妇归荆，追之者意不在妇而在夫；今日母子归吴，追之者意不在母而在子。乃谓夫人曰：“俺哥哥大汉皇叔，也不辱没嫂嫂。今日相别，若思哥哥恩义，早早回来。”说罢，抱了阿斗，自与赵云回船，东吴许多将佐，追不得刘备转去，今只张、赵二人却夺得阿斗转来。放孙夫人五只船去了。后人诗赞子龙曰：

昔年救主在当阳，今日飞身向大江。

船上吴兵皆胆裂，子龙英勇世无双。

又有诗赞翼德曰：

长坂桥边怒气腾，一声虎啸退曹兵。

今朝江上扶危主，青史应传万载名。

二人欢喜回船。行不数里，孔明引大队船只接来，前写张、赵，今写孔明。若孔明此时不来，便疏漏矣。见阿斗已夺回，大喜，三人并马而归。孔明自申文书，往葭萌关报知玄德。

却说孙夫人回吴，且说张飞、赵云杀了周善，截江夺了阿斗。孙权大怒曰：“今吾妹已归，与彼不亲。杀周善之仇，如何不报？”唤集文武，商议起军攻取荆州。此处只叙孙权取荆之谋，便不叙母女怎生相见、并真假病缘故。只省笔之法。正商议调兵，忽报曹操起军四十万来报赤壁之仇。曹操起兵，不向曹操一边叙来，却在孙权一边听得，又省笔之法。孙权大惊，且按下荆州，商议拒敌曹操。人报长史张纮辞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书上呈。权拆视之，书中劝孙权迁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气，可速迁于此，以为万世之业。为后文称帝张本。孙权览书，大哭，谓众官曰：“张子纲劝吾迁居秣陵，吾如何不从？”即命迁治建业，筑石头城。石头城自此而始。吕蒙进曰：“曹操兵来，可以濡须水口筑坞以拒之。”诸将皆曰：“上岸击贼，跣足入船，何用筑城？”蒙曰：“兵有利钝，战无必胜，如猝然遇敌，步骑相促，人尚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能守而后能战，有备而后无患，吕蒙可谓善计。权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子明之见甚远。”便差军数万，筑濡须坞，晓夜并工，刻期告竣。以下按过孙权，接叙曹操。

却说曹操在许都威福日甚。长史董昭进曰：“自古以来，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虽周公、吕望，莫可及也。栉风沐雨三十余年，扫荡群凶，与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岂可与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董昭前请迁都许昌，今又请加九锡，全乎为曹操腹



心者也。不想食淡人偏不肯淡。你道那九锡：

一车马，大辂、戎辂各一。大辂，金车也；戎辂，兵车也。玄牡二驷，黄马八匹。二衣服，衮冕之服，赤舄副焉。衮冕，王者之服；赤舄，朱履也。三乐县，乐县，王者之乐也。四朱户，居以朱户红门也。五纳陛，纳陛以登。陛，阶也。六虎贲，虎贲三百人，守门之军也。七铁钺，铁钺各一。铁，即斧也；钺，斧属。八弓矢，彤弓一，彤矢百。彤，赤色也。黼弓十，黼〔同上〕矢千。黼〔同上〕，黑色也。九钺鬯圭瓒，钺鬯一卣，圭瓒副焉。钺，黑色也。鬯，香酒灌地以求神于阴。卣，中樽也。圭瓒，宗庙祭器以祀先王也。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兴义兵，匡扶汉室，当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荀彧向为曹操腹心，今日忽然作此等语，是教曹操以淡也。量昭淡而不淡，荀彧不淡而假淡，可发一笑。曹操闻言，勃然变色。董昭曰：“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遂上表，请尊操为魏公，加九锡。操愿书墓道曰“曹侯之墓”，今则与此言大不相同。荀彧叹曰：“吾不想今日见此！”操闻，深恨之，以为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兴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托病止于寿春。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曹操有九锡，荀彧只有一锡。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并无一物。荀彧会其意，遂服毒而亡，汉文帝赐食于周亚夫而不设箸，是犹有食也；今操以空盒赐荀彧，是并食亦无有矣，明是使或绝食之意，或安得不死乎！年五十岁。后人诗叹曰：

文若才华天下闻，可怜失足在权门。

后人漫把留侯比，临没无颜见汉君。

其子荀恽发哀，书报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谥曰“敬侯”。

且说曹操大军至濡须，先差曹洪领三万铁甲马军，哨至江边，回报云：“遥望沿江一带旗幡无数，不知兵聚何处。”方见藏兵在坞之妙。操放心不下，自领兵前进，就濡须口摆开军阵。操领百余人上山坡，遥望战船。各分队伍，依次摆列，旗分五色，兵器鲜明。当中大船上青罗伞下，坐著孙权，左右文武，侍立两边。操以鞭指曰：“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刘琮降操，而操薄之；孙权拒操，而操嘉之。奸雄赏鉴，亦自不凡。忽一声响动，南船一齐飞奔过来，濡须坞内又一军出，冲动曹兵。曹操军马退后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骑赶到山边，为首马上一人，碧眼紫髯，众人认得正是孙权。权自引一队马军来击曹操。操大惊，急回马时，东吴之将韩当、周泰两骑马直冲将上来。操背后许褚纵马舞刀，敌住二将，曹操得脱归寨。许褚与二将战三十合方回。操军一败。操回寨，重赏许褚，责骂众将：“临敌先退，挫吾锐气。后若如此，尽皆斩首。”是夜二更时分，忽寨外喊声大震，操急上马，见四下里火起，赤壁之火于此再见。却被吴兵劫入大寨。杀至天明，曹兵退五十余里下寨。操军再败。操心中郁闷，闲看兵书。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岂不知兵贵神速乎？丞相起兵，迁延日久，故孙权得以准备。夹濡须水口为坞，难予攻击。不若且退兵还许都，别作良图。”操不应。不应便有退心。程昱出。

操伏几而卧，忽闻潮声汹涌，如万马争奔之状。操急视之，见大江中推出一轮红日，光华射目；仰望天上，又有两轮太阳对照。日而有三，正应鼎足之象。忽见江心那轮红日直飞起

来，坠于寨前山中，其声如雷，猛然惊觉，原来在帐中做了一梦。正征战时，忽然叙却一梦。一部三国，皆当作如是观。帐前军报道午时。曹操教备马，引五十余骑径奔出寨，至梦中所见落日山边。正看之间，忽见一簇人马，当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视之，乃孙权也。孙权之母梦日而生权，曹操之梦正与权母之梦相合。三十八回中事于此照应出来。权见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镇中原，富贵已极，何故贪心不足，又来侵我江南？”操答曰：“汝为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诏，特来讨汝。”孙权笑曰：“此言岂不羞乎！天下岂不知你挟天子令诸侯？吾非不尊汉朝，正欲讨汝以正国家耳。”孙权题目亦自正大。操大怒，叱诸将上山捉孙权。忽一声鼓响，山背后两彪军出，右边韩当、周泰，左边陈武、潘璋，四员将带三千弓弩手乱射，矢如雨发。操急引众将回走，背后四将赶来甚急。赶到半路，许褚引众虎卫军敌住，救回曹操。操军三败。吴兵齐奏凯歌，回濡须去了。操还营，自思孙权非等闲人物，红日之应，久后必为帝王。正与秣陵王气相应。于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东吴耻笑，进退未决。两边又相拒了月余，战了数场，互相胜负。省却无数笔墨。直至来年正月，春雨连绵，水港皆满，军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异常。赤壁连环之舟，水中如在岸上；濡须雨后之兵，岸上如在水中。操心甚忧。

当日正在寨中，与众谋士商议，或劝操收兵，或云：“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归。”操犹豫未定。忽报东吴有使赍书到。操启视之，书略曰：

孤与丞相彼此皆汉朝臣宰，丞相不思报国安民，乃妄动干戈，残虐生灵，岂仁人之所为哉？即日春水方生，公当速去；如其不然，复有赤壁之祸矣。公宜自思焉。

书背后又批两行云：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以权为英雄，权亦以操为英雄，正是两心相照。

曹操看毕，大笑曰：“孙仲谋不我欺也！”操畏权，权亦畏操。若云不畏，便是欺人之语。重赏来使，遂下令班师，命庐江太守朱光镇守皖城，自引大军回许昌。赤壁以遇火而退，濡须以遇水而归。前后遥遥相映。孙权亦收军回秣陵。权与众将商议：“曹操虽然北去，刘备尚在葭萌关未还，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荆州？”张昭献计曰：“且未可动兵，某有一计，使刘备不能再还荆州。”正是：

孟德雄兵方退北，仲谋壮志又图南。

不知张昭说出甚计来，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回

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

读前卷而见孙与刘之相离，读此卷而见备与璋之相恶。一取妹而一夺子，孙、刘之所以离也；一吝粮而一毁书，璋、备之所以恶也。然孙、刘之离者，可以复合；而璋、备之恶者，不可复合。何也？璋既迎备，则已有不能更拒之势，招之来而欲麾之去，则首鼠两端，而衅必起矣。备既入川，则已有不能不取之势，入其境而不忍取其地，则进退维谷，而祸及身矣。总之，召虎易而遣虎难，入险易而出险难耳。

玄德初以徐州为家，而布夺之，操又夺之；继以荆州为家，而操失之，权又争之；惟至于西川，则真为玄德之家矣。然其受陶谦之让，而不受刘表之让者，怨于徐州之得而复失，故重发于刘表也。不夺同宗之荆，而独夺同宗之益者，怨于荆州之迟而滋议，故不得复重发于刘璋也。此其先后迟速之机，因时而变者然也。

庞统之策三：一曰取成都，二曰取涪关，三曰取荆州。夫回荆州则是无策矣，不可谓之下策也。统之意本以袭杀刘璋于初迎之时为上计，而自葭萌取成都为中计，自葭萌取涪关为下计。玄德之从其中，犹是从其下耳。然杀刘璋而急取之，则人心不附，而抚之也难；不杀刘璋而缓取之，则人心可服，而享之也固。是取乎其下者，乃其所以为上与！

观于张肃、张松，而有慨于兄弟之间也。一则卖主求荣，而不告其兄；一则惧祸及己，而不顾其弟。在同胞之兄弟且然，而况备与璋之以同宗通谱者耶！读书至此，为之三叹。玄德其不用壮而善于用老者乎！急于取川者，壮罔之谋也；缓于取川者，老成之算也。魏延以壮而败，黄忠以老而胜。老成则吉，壮罔则凶。为将之道固然，将将者用兵之道，何独不然？

有以闲笔为伏笔者：正当干戈争斗之时，忽有一紫虚上人，如古木寒鸦，苍岩怪石，此极忙中之闲笔也。乃涪关之役，庞统未死，孔明未来，而紫虚早有“一凤坠地，一龙升天”之语，则已为后文伏笔也。与云长在镇国寺中见普净和尚，玄德在南漳庄上见水镜先生，一样笔墨。

文有正笔，有奇笔：如玄德之杀杨高，士元之取涪关，刘琰之谒紫虚，冷苞之议决水，皆以次而及者也，正笔也；如黄忠之救魏延，玄德之入敌寨，魏延之捉冷苞，法正之见彭姜，皆突如其来者也，奇笔也。正笔发明在前，奇笔推原在后；正笔极其次第，奇笔极其突兀，可谓叙事妙品。

却说张昭献计曰：“且休要动兵。若一兴师，曹操必复至。不如修书二封，一封与刘璋，言刘备结连东吴，共取西川，使刘璋心疑而攻刘备；一封与张鲁，教进兵向荆州来，着刘



备首尾不能救应，我然后起兵取之，事可谐矣。”前者玄德欲救孙权，而致书于马超，是不救之救；今者孙权欲图刘备，而致书于璋、鲁，是不图之图。权从之，即发使二处去讫。

且说玄德在葭萌关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书，知孙夫人已回东吴，又闻曹操兴兵犯濡须，乃与庞统议曰：“曹操击孙权，操胜，必将取荆州；权胜，亦必取荆州矣。为之奈何？”庞统曰：“主公勿忧，有孔明在彼，料想东吴不敢犯荆州。主公可驰书去刘璋处，只推曹操攻击孙权，权求救于荆州，吾与孙权唇齿之邦，不容不相援。张鲁自守之贼，决不敢来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荆州，与孙权会同破曹操。孙权之书以刘备结东吴为名，玄德之书又以东吴求刘备为说，大家借题，互相欺诳，正是一对空头。奈兵少粮缺，望推同宗之谊，速发精兵三万，行粮十万斛相助，请勿有误。若得军马钱粮，却另作商议。”此处不即说明。玄德从之，遣人往成都。

来到关前，杨怀、高沛闻知此事，遂教高沛守关，杨怀同使者入成都，见刘璋，呈上书信。刘璋看毕，问杨怀为何亦同来。杨怀曰：“专为此书而来。刘备自从入川，广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军马钱粮，切不可与。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刘璋曰：“吾与玄德有兄弟之情，岂可不助？”一人出曰：“刘备枭雄，久留于蜀而不遣，是纵虎入室矣。今更助之以军马钱粮，何异与虎添翼乎？”一以备为火，一以备为虎，谁知火已炽，不可灭；虎已入，不可出乎？众视其人，乃零陵雒阳人，姓刘名巴字子初。刘璋闻刘巴之言，犹豫未决。黄权又复苦谏。璋乃量拨老弱军四千，米一万斛，发书遣使报玄德，是授之以隙矣。仍令杨怀、高沛紧守关隘。刘璋使者到葭萌关见玄德，呈上回书。玄德大怒曰：“吾为汝御敌，费力劳心，汝今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毁回书，大骂而起。正欲寻闹，得此一书，便好翻转面皮。使者逃回成都。

庞统曰：“主公只以仁义为重，今日毁书发怒，前情尽弃矣。”玄德曰：“如此当若何？”庞统曰：“某有三条计策，请主公自择而行。”玄德问：“那三条计？”统曰：“只今便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此为上计。若比席间杀刘璋，则此又其中计矣。杨怀、高沛，乃蜀中名将，各仗强兵，拒守关隘；今主公佯以回荆州为名，二将闻知必来相送，就送行处擒而杀之，夺了关隘，先取涪城，然后却向成都，此中计也。此中计，凤雏已为下计矣。退回白帝，连夜回荆州，徐图进取，此为下计。若弃葭萌而归，此玄德所必不愿也。庞统特以此句激之，欲其行上二计耳。若沉吟不去，将至大困，不可救矣。”又逼一句，然确是实话。玄德曰：“军师上计太促，下计太缓，中计不迟不疾，可以行之。”玄德不用上计而用中计，犹有不忍之心。于是发书致刘璋，只说：“曹操令部将乐进引兵至青泥镇，众将抵敌不住，吾当亲往拒之。不及面会，特书相辞。”

书至成都，张松听得说刘玄德欲回荆州，只道是真心，玄德此时不曾知会得张松。乃修书一封，欲令人送与玄德。却值亲兄广汉太守张肃到，松急藏书于袖中，与肃相陪说话。肃见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与肃共饮，献酬之间，忽落此书于地，画图藏得甚紧，手书何故不密？被肃从人拾得。席散后，从人以书呈肃。肃开视之，书略曰：

松昨进言于皇叔，并无虚谬，何乃迟迟不发？逆取顺守，古人所贵。今大事已在



掌握之中，何故欲弃此而回荆州乎？使松闻之，如有所失。书呈到日，疾速进兵，松当为内应，万勿自误。

张肃见了，大惊曰：“吾弟作灭门之事，不可不首。”连夜将书见刘璋，具言弟张松与刘备同谋，欲献西川。刘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尝薄待他，何故欲谋反？”一向尚在梦中。遂下令捉张松全家，尽斩于市。后人诗叹曰：

一览无遗自古稀，谁知书信泄天机。

未观玄德兴王业，先向成都血染衣。

刘璋既斩张松，聚集文武商议曰：“刘备欲夺吾基业，当如之何？”黄权曰：“事不宜迟，即便差人告报各处关隘，添兵把守，不许放荆州一人一骑入关。”璋从其言，星夜驰檄各关去讫。若依庞统上计，则各关未必费力。

却说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报上涪水关，请杨怀、高沛出关相别。杨、高二将闻报，商议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刃在身，就送行处刺之，以绝吾主之患。”庞统正欲于送行时杀二将，二将亦欲于送行时刺玄德，彼此正是同心；但二将知己不知彼耳。杨怀曰：“此计大妙。”二人只带随行二百人，出关送行，其余并留在关上。玄德大军尽发，前至涪水之上。庞统在马上谓玄德曰：“杨怀、高沛若欣然而来，可提防之；此句是主。若彼不来，便起兵径取其关，不可迟缓。”此句是宾。正说间，忽起一阵旋风，把马前帅字旗吹倒。不必风旗告变，庞统已知之矣。玄德问庞统曰：“此何兆也？”统曰：“此警报也。杨怀、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铠，自佩宝剑防备。人报：“杨、高二将军来送行。”玄德令军马歇定。庞统分付魏延、黄忠：“但关上来的军士，不问马步军兵，一个也休放回。”为下文赚关之用。二将得令而去。

却说杨怀、高沛二人，身边各藏利刃，带二百军兵，牵羊送酒，直到军前，见并无准备，心中暗喜，以为中计。入至帐下，见玄德正与庞统坐于帐中。二将声喏曰：“闻皇叔远回，特具薄礼相送。”遂进酒劝玄德。玄德曰：“二将军守关不易，当先饮此杯。”玄德不肯自饮，教他先饮，是玄德谨慎提防处。二将饮酒毕，玄德曰：“吾有密事，与二将军商议，闲人退避。”遂将带来二百人尽赶出中军。玄德叱曰：“左右与吾捉下二贼。”帐后刘封、关平应声而出。杨、高二人急待争斗，刘封、关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吾与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谋，离间亲情？”庞统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刃一口。亦将舞剑以助一笑乎？统便喝斩二人，玄德还犹未决。统曰：“二人本意欲杀吾主，罪不容诛。”遂叱刀斧手斩杨怀、高沛于帐前。黄忠、魏延早将二百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个。玄德唤入，各赐酒压惊。善买人心。玄德曰：“杨怀、高沛离间吾兄弟，又藏利刃行刺，故行诛戮。你等无罪，不必惊疑。”众各拜谢。庞统曰：“吾今即用汝等引路，带吾军取关，各有重赏。”不欲走透一人，正为此耳。众皆应允。是夜，二百人先行，大军随后。前军至关下叫曰：“二将军有急事回，可速开关。”城上听得是自家军，即时开关。大军一拥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关。只杀得两人，甚不费力。蜀兵皆降，玄德各加重赏，随即分兵前后守把。

次日劳军，设宴于公厅。玄德酒酣，顾庞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乎？”未免露出真情。

○玄德在刘表席间，醉后失言，于此复见。庞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闻昔日武王伐纣，作乐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与？以纣比刘璋，亦拟之非其伦，确是醉话。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庞统大笑而起。亦有醉意。左右亦扶玄德入后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庞统之言告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请庞统谢罪曰：“昨日酒醉，言语触忤，幸勿挂怀。”庞统谈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庞统曰：“君臣俱失，何独主公！”一语冰释，庞统亦妙。玄德亦大笑，其乐如初。

却说刘璋闻玄德杀了杨、高二将，袭了涪水关，大惊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始信王累之言。遂聚文武，问退兵之策。黄权曰：“可连夜遣兵屯雒县，塞住咽喉之路。刘备虽有精兵猛将，不能过也。”璋遂令刘琰、冷苞、张任、邓贤，点五万大军，星夜往守雒县，以拒刘备。

四将行兵之次，刘琰曰：“吾闻锦屏山中有一异人，道号紫虚上人，知人生死贵贱。吾辈今日行军，正从锦屏山过，何不试往问之？”正厮杀时，忽见一世外之人。张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敌，岂可问于山野之人乎？”是大丈夫语。琰曰：“不然。圣人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吾等问于高明之人，当趋吉避凶。”既一心为主，又何趋避之有？于是四人引五六十骑至山下，问径樵夫。樵夫指高山绝顶上，便是上人所居。四人上山至庵前，见一道童出迎，极与水镜庄上仿佛。问了姓名，引入庵中。只见紫虚上人坐于蒲墩之上。四人下拜，求问前程之事。紫虚上人曰：“贫道乃山野废人，岂知休咎！”刘琰再三拜问。紫虚遂命道童取纸笔，写下八句言语，付与刘琰。其文曰：

左龙右凤，飞入西川。雏凤坠地，为落凤坡伏笔。卧龙升天。一得一失，天数当然。

见机而作，勿丧九泉。

刘琰又问曰：“吾四人气数如何？”紫虚上人曰：“定数难逃，何必再问！”四人无一生还，亦先伏下一笔。琰又请问时，上人眉垂目合，恰似睡着的一般，并不答应。四人下山，刘琰曰：“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张任曰：“此狂叟也，听之何益！”张任不降之意，于此已决。遂上马前行。既至雒县，分调人马，守把各处隘口。刘琰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则成都难保。吾四人公议，着二人守城，二人去雒县前面，依山傍险，扎下两个寨子，勿使敌兵临城。”冷苞、邓贤曰：“某愿往结寨。”刘琰大喜，分兵二万，与冷、邓二人离城六十里下寨。玄德以二将当先，刘璋亦有二将当先。刘琰、张任守护雒城。

却说玄德既得涪水关，与庞统商议进取雒城。人报：“刘璋拨四将前来，即日冷苞、邓贤领二万军离城六十里，扎下两个大寨。”玄德聚众将问曰：“谁敢建头功，去取二将寨栅？”老将黄忠应声出曰：“老夫愿往。”写黄忠不异廉颇、马援。玄德曰：“老将军率本部人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邓贤营寨，必有重赏。”黄忠大喜，即领本部兵马，谢了要行。夔钵哉是翁。忽帐下一人出曰：“老将军年纪高大，如何去得？小将不才愿往。”玄德视之，乃是魏延。黄忠曰：“我已领下将令，你如何敢搀越？”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为能，吾闻冷苞、邓贤乃蜀中名将，血气方刚，恐老将军近他不得，岂不误了主公大事？魏延激恼黄忠，则黄忠之成功愈必。因此愿相替，本是好意。”黄忠大怒曰：“汝说吾老，敢与我比试武艺么？”此处黄忠欲与魏延比试，后文关公欲与马超比试，前后相映。魏延曰：“就主公之前，当面比试，赢得的便



去，何如？”黄忠遂趋步下阶，便叫小校将刀来。人虽老，宝刀不老。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两虎相斗，必有一伤，须误了我大事。吾与你二人劝解，休得争论。”庞统曰：“汝二人不必相争。即今冷苞、邓贤下了两个营寨，今汝二人自领本部军马，各打一寨。如先夺得者，便为头功。”赢者便为壮，输者便为老。于是分定黄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邓贤寨。二人各领命去了。庞统曰：“此二人去，恐于路上相争，主公可自引军为后应。”预知魏延必争黄忠之功。玄德留庞统守城，自与刘封、关平引五千军，随后进发。

却说黄忠归寨，传令来日四更造饭，五更结束，平明进兵，取左边山谷而进。魏延却暗使人探听黄忠甚时起兵，探事人回报：“来日四更造饭，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分付众军士二更造饭，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邓贤寨边。厮杀是叙不得齿，写魏延贪功，亦甚壮勇。军士得令，都饱餐一顿，马摘铃，人衔枚，卷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后，离寨前进。到半路，魏延马上寻思：“只去打邓贤寨，不显能处，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将得胜兵打邓贤寨，两处功劳都是我的。”就马上传令，教军士都投左边山路上去。彼后我先，宜右忽左，魏延好胜。视今之推诿退避者，何啻天渊。天色微明，离冷苞寨不远，教军士少歇，排搦金鼓旗幡枪刀器械。

早有伏路小军飞报入寨，冷苞已有准备了，如此早去，又吃准备，可谓“夜眠清早起，又是早行人”。一声炮响，三军上马，杀将出来。魏延纵马提刀，与冷苞接战。二将交马，战到三十合，川兵分两路来袭汉军。汉军走了半夜，人马力乏，抵挡不住，退后便走。魏延听得背后阵脚乱，撇了冷苞，拨马回走。川兵随后赶来，汉军大败。正为争功失功。走不到五里，山背后鼓声震地，邓贤引一彪军从山谷里截出来，大喊：“魏延快下马受降。”魏延策马飞奔，那马忽失前蹄，双足跪地，将魏延掀将下来。读者至此，必谓魏延死矣。邓贤马奔到，挺枪来刺魏延。枪未到处，弓弦响，邓贤倒撞下马。后面冷苞方欲来救，一员大将从山坡上跃马而来，厉声大叫：“老将黄忠在此！”先闻其弓，后见其人，写得声势。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敌不住，望后便走。黄忠乘势追赶，川兵大乱。黄忠一枝军救了魏延，魏延在长沙城上救了黄忠，此日真堪相报。杀了邓贤，直赶到寨前。冷苞回马，与黄忠再战，不到十余合，后面军马拥将上来，冷苞只得弃了左寨，引败军来投右寨。只见寨中旗帜全别，冷苞大惊，兜住马看时，当头一员大将金甲锦袍，乃是刘玄德。写得突兀。左边刘封，右边关平，大喝道：“寨子我已夺下，汝欲何往？”原来玄德引兵从后接应，便乘势夺了邓贤寨子。补叙得妙。冷苞两头无路，取山避小径，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狭路伏兵忽起，搭钩齐举，把冷苞活捉了。写得突兀原来却是魏延自知罪犯，无可解释，收拾后军，令蜀兵引路，伏在这里，等个正着，补叙得妙。用索缚了冷苞，解投玄德寨来。

却说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并不许杀害，如伤者偿命。善买人心。又谕众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愿降者充军，不愿降者放回。”于是欢声震地。放回之人，又将为未取之地布其先声耳。黄忠安下寨脚，径来见玄德，说：“魏延违了军令，可斩之。”玄德急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延虽有罪，此功可赎。”令魏延谢黄忠救命之恩，今后毋得相争。魏延顿首伏罪。善于调停。玄德重赏黄忠，黄忠果自不老。使人押冷苞到帐下。